

乌拉盖小镇上的人们,将打草机随意丢弃在空旷的草场,不到九点,便鼾声如雷。

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镇上,谁会偷一只袜子呢?我和额博先生一边扒开针叶细密的雪松,侦探一样上上下下搜寻着,一边探讨着这桩奇特的案件。

会不会宾馆的服务生捡拾了去?我推测道。

不可能,服务生捡一只袜子做什么?

那么是风偷走了它吧?

也不会,今天风力很小,风带不走它,而且我特意晾晒在背风的枝干上。额博先生为风辩解说。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线陡然增亮,这微弱的光亮,让我们心中的希望也加大了一分。我们将搜寻的目标,从雪松扩大到十几米外的草地上。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一丝寒意侵入袜子,刺透肌肤,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我看了一眼额博先生赤裸的脚踝,知道此刻他寻找的不只是一只袜子,而是能包裹整个乌拉盖草原的暖。

额博老先生明年就要七十岁了,此刻,挂在六十岁末梢摇摇欲坠的他,让我很想走遍乌拉盖草原,找一间尚未熄灭灯盏的小小的店铺,为他买一双温暖的袜子。尽管,做了一辈子摄影师的他,至今还背负着二十斤重的摄影器材,单枪匹马,所向披靡地驰骋在内蒙古大地上,沉迷于瞬息万变的自然之美。

要不,等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看看,说不定风把玩了一夜,又把袜子

天 边

安 宁

给您吹回来了呢。我安慰他说。

哈哈,算啦算啦,走,我们散去!额博先生豪迈地一挥手。

起床后,见厚重的云朵堆满了天空。秋风冷飕飕地在大地上逡巡着,寻找一切可以让它裹挟的生机。额博先生裸露的脚踝,在秋风里泛着青白的光,一条紫色的静脉血管,化作沉郁的河流蜿蜒而上,承载了他一生爱恨、奔腾不息的血液,此时缓慢下来,仿佛要将生命最后时光,更深深地度过。

在我陪他将小花园再次地毯式搜寻一番后,额博先生直起腰身,以百分百把握的语气判断道,不用找了,肯定是鸟雀给叼走了。

鸟雀叼走你的袜子做什么?我惊讶问他。

秋天来了,鸟雀需要用它搭建巢穴,让它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一些。

额博先生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相信,常年千里走单骑,与飞禽走兽相伴,为拍摄月下下的蒙古马差点葬身狼群的他,对于自然万物的理解,远远超过书房里的博物学家。

能借你的一只袜子抵御整个寒冬,这真是一只幸福的鸟雀。我真诚地赞叹道。

嗯,那就把我的另外一只袜子,也留在这里,让那只鸟雀的温暖和幸福,再多一度吧。额博先生将剩下的

那只袜子,郑重地悬挂在雪松向阳的枝干上,自言自语地说道。

残酷的岁月击倒了母亲,夺走了父亲,却让额博先生内心的善良,依然光芒闪烁,这汨汨流淌的炽热的生命,让我忽生敬意。

但秋天的风并不体恤额博先生对鸟雀的热爱,照例无情地一次次掀起他的裤脚,似乎要将乌拉盖草原上所有的寒冷,都灌入他的身体。

您冷不冷?我一路担着心,几次问额博先生。

想到我的袜子能给鸟雀一个冬天的暖,我心里正轰隆隆燃烧着一个小火炉呢。额博先生哈哈大笑道。

厚厚的云层紧贴着大地,似乎要坠落下来。阴天总是让人心情黯淡,尽管对于摄影师额博先生,阴天的色彩层次更为分明,但我依然希望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太阳能够刺破云

层,照耀大地。哪怕只有一缕光线,也能给予秋天奔波的飞鸟与昆虫,一丝动人的暖。

于是我问学识渊博的额博先生,您根据云层预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太阳?

额博先生凝神看了一会天空,厚厚的乌云后面仿佛有一束光,就在云层的边缘,细小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灰白的天空,仿佛一双巨大的手掌,正奋力推开气势恢弘的天地之门。

正午十二点,太阳将冲破云层东边的罅隙,洒落大地。额博先生非常肯定地说。

注视着辽阔的天边,我的心里溢出一股暖流,仿佛冷风侵袭带来的冬天的暗示,并不让人悲愁。而在正午十二点抵达之前,我只需耐心地等待。就像一只为迎接风雪筑巢的鸟雀,耐心等待额博先生送来的袜子。



归途 孙祥秋 摄

去草原

1990年7月,《五月》文学杂志社在内蒙古赤峰草原搞采风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去内蒙古。原《红透山矿报》主编祁亚轩兄那时已调到赤峰大井银铜矿工作,是此次活动的召集者。

从赤峰下火车后,再乘坐长途客车,经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向左行驶直奔林西县。

大井银铜矿,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据国家文物局资料,早在2900多年前,先民们就生产、生活在这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商周青铜器文化,现仍有大井古铜矿遗址存在,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证。

老祁和他的部下小马(蒙古族)开车在县城接我们。

车快到大井矿的时候,路上有人边走边晃,踽踽独行。老祁说,那是

当地牧民或矿上的人,喝多了酒,往家走呢!这里交通不便,每天的客车只有上下午两班,当地人出去办事、走亲戚,找朋友喝酒,除了骑马骑自行车,基本就没有别的交通

在路上

程 远

工具。而喝多了酒,又骑不了车、马,只好步行,有时醉倒路旁,就睡一宿。

矿上几日,老祁带我们参观了坑口、选矿厂等生产单位,诚如老祁所言,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恶劣,矿区周围除了灰土就是黄沙,哪里有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

也许,这就是矿山的的特点吧。想来也并不奇怪。

过了两天,老祁和小马带我们去草原。临行前,买了很多蔬菜、猪肉、啤酒、罐头放在车上。小马说,草原上牧民家除了牛羊肉,就没有什么吃了,怕我们不习惯。我们的目的地在锡林郭勒,即使在内蒙古,那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里与大井矿比,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说是天堂也不为过。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绿草以及各种颜色的花儿(包括著名的狼毒花,后来在读钱延赤的同名小说时倍感亲切),奔跑的马,成群的牛羊,高远的天空中孤独翱翔的雄鹰——刚开始的时候,那鹰仿佛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谁知,一道暗影闪过,它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扎入大地,令人目瞪口呆。

我们也知道了草原上的蘑菇是成堆的,如果仔细观察,草地上那些呈墨绿色的一圈一圈的地方,就一定有蘑菇。当地人叫蘑菇圈。

我们吃了一天的羊肉、牛肉,还有奶茶、奶豆腐,喝没完没了的青稞酒,听蒙古族朋友唱歌,弹马头琴,也

骑了一会儿马。临回时,牧民大妈给我们带了许多奶豆腐干,说是无论放多久都可以煮着吃。

2021年3月,老祁在红透山矿尾矿坝山上的树林里自缢,据说他得了癌症,不想浪费再多的钱。

十元钱

1992年4月,我和爱人结婚后,剩了点儿钱,决定出去转转,走个远线。我们从大连乘船去烟台,游蓬莱,再到青岛栈桥、八大关、崂山等地,之后是泰山,我们计划看完曲阜三孔再回来。

穷游啊!那时。

我们选择夜车夜船,住小旅馆,甚至新婚夫妇分开住,混到其他游客的散人间。吃饭更是寒酸——我对爱人说:咱主要是看风景,那什么海鲜美食的哪儿没有呢?咱以后有机会吃,名胜古迹可是搬不动的呀,它就在这里。

那时好像还不知道旅游六要素包括吃。

在烟台一个客栈,我们在食堂点了两盘小菜、两碗面条、一瓶啤酒,结账时,不过二十元,我递给服务员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她找完钱后,我没看就揣进了兜里,出门时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她可能多找了我十元钱。趑进厕所查看,果然。怎么办?十元钱虽然也不算个大数目,但有这十元钱,足可以买两双白色的纯棉旅游袜,蓬莱阁下那位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大汉叫卖的假项链,爱人垂涎半天,摸摸兜。没买。十元钱再加十元钱,我们就可以住一个房间了……是的,我想了,想到这里就定格了,就坦然了,也就拿准主意了。迈着方步踱

上厕所,再有条不紊地到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洗脸,洗脚,镇静地吹着口哨,可心下却虚慌。想起服务员挺美,挺温柔,挺……服务员来了,真的来了,并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立定。她脸儿红红地低声问:刚才吃饭结帐时我是不是多找了您十元钱?没有,绝对没有,您看我兜里您找的钱正好,我没动。默想多次的话语和动作终于演了出来,而我的脸儿也是红红的。姑娘说那可能是她记错了,对不起。眼睛就有些湿润,但还是默默地离去了。我的心一阵颤栗,脑也涨热,急急地用凉水冲了,便逃进屋里,呆呆地躺在床上,不禁自问:小子,你就值十元钱么?问来问去,也就睡了,但梦中却依稀见到服务员揉着红肿的泪眼一遍一遍地向老板娘检讨着自己的过错,不慎弄丢了十元钱,从工资中扣除。

离开那家旅行社很久,我才忍不住把这个意外之财告诉爱人,他说:你咋那么损呢?

后来,在青岛栈桥,爱人的一个新买的遮阳帽被海风吹跑了,一直飘向大海上空。

那顶帽子正好也是十元钱。

再后来,我们乘坐夜车去泰安,凌晨1点多钟到泰安火车站,在出站口打了个蹦蹦车到泰山景区门口,然后在黑咕隆咚的夜色中开始爬山——我们要看泰山日出。最终日出是看到了,但也的确累得够呛。回来在泰安火车站(好像刚装修完毕,售票室一片光滑白亮的大理石地面),爱人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接下来的景点你一个人玩吧,爱去哪去哪,给我买一张到沈阳的车票就行,我可不和你混了!

